

Politics of
phy and its
Dialectics

第二辑 柯尔施专辑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

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法

主 编 周 凡 黄伟力

上海三联书店

第二辑 柯尔施专辑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

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法

主 编 周 凡 黄伟力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法/周凡,黄伟力主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12

ISBN 978-7-5426-5408-3

I. ①新… II. ①周…②黄… III. ①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文集 IV. ①B08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1734 号

新马克思主义评论——哲学的政治及其辩证法

主 编 / 周 凡 黄伟力

责任编辑 / 张建一

装帧设计 / 徐 徐

监 制 / 李 敏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 × 1000 1/16

字 数 / 480 千字

印 张 / 32

书 号 / ISBN 978-7-5426-5408-3/B · 444

定 价 / 66.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2351

导论

追寻柯尔施的激进哲学精神

周 凡

斯图亚特·西姆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使用了“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 before post-Marxism)”这一听起来似乎文理不通的措辞:说某物在存在之前已经存在,这不仅有悖常理而且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说“只有存在者存在而不存在者不存在”,后马克思主义在不存在的时候怎么能够存在呢?西姆当然没有愚蠢到连不存在者不存在的道理都不懂的地步:当他说“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前后两个“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准确说来,在西姆那里,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后马克思主义”仅仅是指后马克思主义的潜在形态,这就好比说,婴儿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在母腹中了,西姆的工作就是替某个离散的叛逆的婴儿找回曾经孕育过他的母体。“后马克思主义者不喜欢马克思主义的控制性方面、一般意义上的总体化理论、对马克思的神化以及个人对共产主义所要求的体系的屈从”,^①在西姆看来,这些定义性特征早就潜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了:

卢森堡对“自发性”的信奉,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套教义原理的主张(以及在他思想中残存的黑格尔对他的吸引力),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否定辩证

①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outledge, 2000, p. 3.

法”，马尔库塞不适应美国战后的社会学经验而对阶级范畴的重新阐述，所有这一切都指向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决定论方面的深深不安，而这暗示了后马克思主义发育生长的母体(matrix)。^①

《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把被后马克思主义背离的东西当作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源泉，因此，它是对被宣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的终结”的终结。事实上，西姆的这种手法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始处就被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使用过了，令人遗憾的是，在西姆罗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名人堂中，唯独缺少了这位著名的先贤——在后马克思主义的“潜流史”中，柯尔施被遗忘了。西姆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企图在根本的断裂中重建某种新的缝合。柯尔施的工作就是把被马克思主义背离的东西（黑格尔哲学）当作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源泉——当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高调宣布哲学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终结了的时候，柯尔施通过对这种终结的终结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之在。哲学并不是无条件的运行，它需要一些必要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如此。在20世纪之初，柯尔施以他特有的敏感，意识到了政治想象由于缺失了某种强大的哲学而陷入了无能与混乱。“如果没有包含可能的创造的真实状态的政治，就不会有哲学”，^②阿兰·巴迪欧这一宣称特别适用于写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时的柯尔施。专门以一种理论论证方式去确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柯尔施是第一个感到必须要做并且做得异常悲壮的人。在当今的时代，恐怕没有人会把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作为第一要务，这是我们与柯尔施的时代差距所造成的，也正是因为这个时代差距使得我们真正领会柯尔施的问题及其对此一的问题的解答面临着不小的困难。不能轻率地把柯尔施在20世纪20年代所期许、所寄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我们当前作为一种学科建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混为一谈，否则，我们便无法理解为什么柯尔施当年提出这个问题会给造成那么大的

① Stuart Sim: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outledge, 2000, p. 70.

② Alain Badiou: *Manifesto for Philosoph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 35.

政治风波,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种理论路向有一种开源启流的效力。就像梅洛—庞蒂所说,只有当我们成功地把产于特定历史中的观念重新“放到它自己的语境中去,成功地理解它而不是单纯地接受它时,我们才能传授真理”。^①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的开头自问自答道:“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是问题所在”。^②柯尔施的问题亦如此: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而不是不在?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究竟是怎样一种在?

海德格尔说,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显然这是所有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在柯尔施看来,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而不是不在,对于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它同样是所有问题中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首要意义就在于,它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在”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提了出来。

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是怎样的一个问题,海德格尔答道,它是一个“绝大部分的人根本就不会遇上”的问题,然而,“每个人都会,甚至或许还会不止一次地,为这个问题晦蔽着的威力所掠过,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究竟是如何来临的呢?海德格以诗性的笔调写道:

在某种完全绝望之际,当万物消隐不现,诸义趋暗归无,这个问题就浮现出来了。也许只有一次,犹如一声浑沉的钟声,悠然入耳,发出缓缓的回音。在某种心花怒放之际,这个问题就来临了,因为这时,所有的一切都变样了,仿佛就像它们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周围。^③

① 莫里斯·梅洛—庞蒂:《辩证法的历险》,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②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页。

③ 同上。

当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消隐不现,激进能指趋暗归无,在近乎绝望之际,也许在某一瞬间,人们的脑海里会突然闪出一个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何在?不消说在柯尔施写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时代,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在马克思主义课堂上,在费力的说教中,在困倦的听讲中,抑或在马克思主义论坛上,面对为结项而赶制的成果,面对学术八股文千篇一律的演绎,也许只有一次,一个声音,悠然入耳:这样无力而又无奈的声音与文字,宛若野火烧过后留下的灰烬,真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吗?是的,也许绝大部分人根本不会进入这一发问状态,但这个问题总会化作一声轰响,振聋发聩,并发出缓缓的回音。

试想,在当代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如火如荼,齐泽克面对抗议人群大声朗读自己的红色檄文,人们反对金融寡头的情绪空前高涨之时,也许不经意地,在一刹那间,人们会突然想起马克思对资本世界的咒语。这时,人们不屑于屈从现存的秩序,而是想打破既有的一切,仿佛一切都变了样,在巨变的狂喜中,在激进的断裂中,作为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会冉冉升起,就好像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然而,一如海德格所言,在者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真切地把握到如其所是的存在,当我们“更可能把握的是其所不是、而不是其所是及其如何是”的时候,当我们“既非绝望也非狂喜”,当“在者冥顽地习以为常扩展着某种荒芜”之时,“在者存在或不存在,这对我们似乎都无所谓”。^①在20世纪20年代初,柯尔施遭遇到的正是这种习以为常扩展着的荒芜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或不存在的无所谓。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开头,柯尔施描述了这种荒芜:

哲学教授们顶多把马克思主义看作19世纪哲学史中“黑格尔学派分裂”这一章中附带的一节。尽管“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动机与这些哲学教授不同,可是,他们一般来说并不看重他们理论的“哲学方面”。……这个时期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那些仅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认识批判和方法论基础相关的问题,在狭义上甚至根本不是哲学,研究这些问题至多不过是浪费时间和精力而

^①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4页。

己。……他们坚定地宣称,澄清这些问题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并且必将始终如此。这种观点的自明性和逻辑上的理由以如下的预设为前提: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实践在本质上是全然不可变化的并且不包含任何哲学问题上的特定立场。^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荒芜化似乎很早就已经开始。由于敏锐地感觉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源于历史深处并向冥顽地向现实挺进的这种荒芜,因此,柯尔施“或许是马克思在 20 世纪最敏感的弟子”。^② 闪电划破深邃之夜,白昼委身于庸俗。实证主义挟持科学,向哲学张开了吞噬之口,马克思主义凝结为科学的化石。时间不再燃烧,在的领会荒芜于在者之中。一种时间的干枯流窜于心,宛如齐奥朗在《眼泪与圣徒》中的喟叹:“时间是一种慰藉。可是意识挫败了时间。没有什么轻松的疗程可以治愈意识。否定时间是一种疾病。生命中的清白和健康更是徒劳至极”。^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荒芜化就对某种激进时间的延迟、挫败与否定,即把马克思主义浸渍在无差别的普遍时间中,只能使之软化、退化甚至腐化。马克思早就异常愤怒地指出,把他的学说当作一种适合一切语境的普适性历史哲学,会给他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他过多的侮辱。在《我为什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柯尔施把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归结为:

1.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理,包括那些表面上带普遍性的原理,都带有特殊性;
2. 马克思主义不是实证的,而是批判的;
3. 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不是现在处于肯定状态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显得日益分崩离析和腐朽的正在衰亡的资本主义社会;
4.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的不是观赏现存的世界,而是对它进行

① Karl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Karl Korsch Gesamtausgabe, Band 3, S. 303 - 304. Stichting beheer IISG Amsterdam, 1993.

② Cyril Levitt: *Karl Korsch: A Review Essay*, *Labour/Le Travailleur*, 10 (Autumn 1982), p. 175.

③ 齐奥朗:《圣徒与眼泪》,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50页。

积极的改造;^①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规定——规定它属于何种时间和不属于何种时间,或者说规定它在何种时间里亢奋、在何种时间里低迷、在何种时间里消隐。马克思主义能够用作资本主义的装饰吗,马克思主义能够用来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吗?马克思主义能够用来助推资本主义的发展吗?当你回答“能够”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堕落为一种中性的知识社会学,而不再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他的私人哲学生活中不是不可能成为叔本华哲学的信奉者”,^②果真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圣徒一定会流泪。是的,眼泪是圣徒的踪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就是柯尔施的眼泪。透过柯尔施的眼泪,我们看到的是对圣光重现的吁求。一种本能的把握使他确信,马克思主义的魂魄之焰必将再度以恢宏之势熊熊燃烧,我们依然有望活在它热切的熏烤中,只有在这种熏烤中,我们生命中的清白和健康才不会受到损害。

二

时间如雨,击打着褪色的旗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是时间的现象学。柯尔施在聆听、在辨析、在区分。时间的奔腾,时间的涓流,时间的干涸,时间的破败与荒芜。开启新时间的激情被时间所消蚀,那不可承受之痛,如飓风袭来。只有着眼于时间才能把捉存在,然而,时间都到哪里去了呢?到正统派那里了?到修正派那里了?到革命工团主义者那里了?到布尔什维克那里了?“这是耗干了的、悬空了的时间,是突发的半影;我们开始忘记守护神,这是已完成的黑夜”。^③ 21 世纪初,阿甘本俨然是在重述柯尔施的时间焦虑。守护神在变化的时间中嬗变,转眼之间具像为一种沉默的、隐藏的法外的存在,我们几乎认不出他的脸。纵使如此,总

① Karl Korsch: Three Essays on Marx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p. 61.

② Karl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Karl Korsch Gesamtausgabe, Band 3, S. 304. Stichting beheer IISG Amsterdam, 1993.

③ Giorgio Agamben: Profanation, Zone Books, p. 18.

会留有剩余,在夹缝中,在踟蹰中,在挣扎中,在从明亮而清晰向朦胧而晦涩转变中,只有抓住剩余的时间,拯救才成为可能。

每种历史观都必然伴随着某种固有的、决定其状况的、因而需要我们阐明的时间经验。同样,每种文化首先都是对时间的特殊经验,这种经验不改变就不会产生新的文化。因此,一场真正革命的原始任务,从来不是简单地“改变世界”,而且——最重要的——是“改变时间”。……时间作为精确的同源连续体这一普遍庸俗的再现因而冲淡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概念:它已成为一个缺口,通过这个缺口,意识形态便可以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堡垒。^①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记录的是柯尔施独特的时间经验。在1923年春夏之际,在“在者”抗拒“不在”的最极端的可能性中,一缕耀亮的时间之光照进了柯尔施的生命。1923年注定是时间融入存在的开端,柯尔施抢在海格尔之前,写出了马克思主义版的《存在与时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此在”必须与它本己的时间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在总是在本己的时间中,离开“这一时”,在就不再是“此在”。法国当代激进哲学家巴迪欧总是反复地唠叨:“数元、诗、政治创造和爱是哲学的四个条件”,^②殊不知,没有激进的时间,焉有激进之哲学?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时刻,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圣灵般地降临。作为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对时间状态有一种苛刻的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护似乎也必须在一个神圣的时刻进行。1923年5月20日,圣灵降临周的第一天,在美丽的度假胜地伊尔梅瑙,柯尔施发起、组织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作周”启动了,这个“工作周”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柯尔施刚刚完成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手稿。几天前,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在柏林马立克出版社出版,^③卢卡奇带着刚刚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参加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讨论。在圣灵

① 吉奥乔·阿甘本:《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2页。

② Alain Badiou: Manifesto for Philosoph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 35.

③ Malik Verlagsanstalt

降临的时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部圣典在历史之思中交相辉映。不是存在“落入”时间的框架之中,而是时间“构成”了存在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力图显现马克思主义与时间的内在联系,抑或说,它本身就是一粒时间的种子,它促使马克思主义在时间的躯体上重新萌动、重新发芽、重新成长。“那些被人历史地领略了的瞬间是滋养思想的果实,它包含着时间,如同包含着一粒珍贵而无味的种子”。^①

当人们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冲荡不息的时间之流时,人们不禁会问,柯尔施的时间意识来自何处?“她为时间之父,计数金色的钟点”,柯尔施的时间之父是谁?借用荷尔德林问法,是谁替柯尔施“掌管金色潮水般的生成”?^②柯尔施的妻子赫达回忆说,在学生时代,柯尔施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一位康德主义者,“他认为够格称之为智识之士的人不仅应该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而且也应该阅读康德的其他著作,尤其是《道德形而上学》”。^③柯尔施的耶拿法学博士论文《在民事诉讼和合格供词中对举证责任的使用》(1911)^④是在新康主义法学家鲁道夫·施塔姆勒(Rudolph Stammler)的影响下写成的。在从费边社社会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时期,柯尔施一直在为康德“计数金色的钟点”。随着1920年柯尔施加入德国共产党(KPD),这一切才发生改变:黑格尔取代康德成为柯尔施的时间之父。德国研究柯尔施的权威学者米夏埃尔·布克米勒指出,柯尔施正是在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现了黑格尔的重要性,这一发现促使他更广泛地去研究黑格哲学,“从1920—1921年下学期起,柯尔施研究黑格尔的法哲学,1921年冬他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问题的研讨班上继续进行这种研究。”^⑤当然,柯尔施1922年出版的重要著作《工厂委员会的劳

① 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载汉娜·阿伦特(编):《本雅明文选》,三联书店,2008年,第275页。

② 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文集》,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74页。

③ Hedda Korsch: Memories of Karl Korsch, New Left Review 76 (November-December 1972), p. 37.

④ Karl Korsch: Die Anwendung der Beweislastregeln im Zivilprozeß und das Qualifizierte Geständnis, A. Marcus und E. Webers Verlag, Bonn 1911. see Karl Korsch Gesamtausgabe, Band 1, S125-261.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Frankfurt am Main, 1980.

⑤ Michael Buckmiller: Marxismus als Realität, Claudio Pozzoli (herausgegeben): Jahrbuch Arbeiterbewegung, vol. 1: “Über Karl Korsch,” S. 42, Frankfurt: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3.



动法》也是在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共照”之下完成的。

为什么柯尔施在1923年写《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也许奥妙就在于1923年中的“3”这个数字,从这个3,人们可以回想到1883年马克思的去世,这是40年,再往后回溯40年,就是1843年,这一年初夏,马克思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或可推测,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既是悼念马克思逝世40周年,也是纪念《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发表80周年。《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是对马克思亡灵的祭奠以及亡灵重现的祷告,这祷告借助于另一个亡灵的喧嚣而传布,当初,正是在黑格尔的亡灵中马克思生成了,如今,马克思的圣灵的重现也必须借助于黑格尔的亡灵。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到过亡灵对活人头脑的纠缠: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①

1923年,在德国革命危机的时代,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亡灵同时纠缠着柯尔施的头脑。于是,他战战兢兢地请出了这两个亡灵,他想借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用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不同的是,柯尔施同时换上了两套服装——外衣是马克思的,内衣是黑格尔的。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进路具有一种神奇的倒逆性,他不是拒斥黑格尔之后才走进马克思,相反,在纵身跳入马克思主义的汪洋大海之后,他才爬上了黑格尔的帆船——在黑格尔的帆船上,他才能让充分领略大海的广阔、壮美与雄浑。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

三

柯尔施上了黑格尔的帆船,换上了黑格尔的服装,好象只有以这种行进方式、以这种虔敬的装束,才有可能召回马克思的亡灵。亡灵的再现必定选择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时间,比如,哈姆莱特父王的鬼魂在深夜一点钟厄耳锡诺的巨大的露台上出现。马克思的亡灵栖息在黑格尔的风帆上,附着在黑格尔的服装上,并且,它喜欢在黑格尔的时间中说话。在《哈姆莱特》第五场,哈姆莱特父王的鬼魂终于选择了一个僻远的地方,向早就等待在那里的儿子说话:

我是你父亲的灵魂,因为生前孽障未尽,被判在晚间游行地上,白昼忍受火焰的烧灼,必须经过相当的时期,等生前的过失被火焰净化以后,方才可以脱罪。若不是因为我不能违犯禁令,泄漏我的狱室中的秘密,我可以告诉你一点事……可是这一种永恒的神秘,是不能向血肉的凡耳宣示的。^①

柯尔施也在等待,在迫近黎明的夜色中等待,等待亡灵显形的时刻,“一切都是在重现的临近中开始”,^②为了这重现的一刻,他不得不走进黑格尔的世界,走进黑格尔的时间,他隐约感觉到,他浑身散发的浓郁的黑格尔气味一定能诱使马克思的圣灵的到来并向他宣示一种永恒的神秘。1923年岁初,德国共产党在莱比锡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号召德国人民进行两条战线即反对法国和德国资本家的斗争宣言。这是革命的前夜,是《哈姆莱特》剧中的深夜一点钟——亡灵出没的时刻。从五月起,德国的群众性抗议浪潮此起彼伏,在柏林、在多特蒙德、在杜伊斯堡、在埃森、在波鸿、在格森基亨……,在德国人民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浪潮中,马克思的亡灵扯着黑格尔的衣襟,向柯尔施开口说话了:“我是你父亲的灵

①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参见《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第298页,译林出版社,2008年。

②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魂”，听着亡灵的教谕，沿着亡灵的指引，柯尔施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回到了 1843—1848 年，那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热烈对话的时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喷薄而出的时间。“历史唯物主义者希望保持住一种过去的意象，而这种过去的意象也总是出乎意料地呈现在那个危险的关头被历史选中的人面前”，^①柯尔施是在生死攸关的关头被亡灵选中的人、被历史选中的人，他必须写出一点东西来回馈过去的意象、来回报亡灵宣示的秘密，他要对亡灵说，忍受火焰灼烧的日子就要结束，在被火焰净化之后，马克思主义可以脱罪了：19 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似乎沉睡在理论逻辑极富节奏的律动与自洽中，脱离了狂暴的斗争，在 20 世纪的门坎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魂魄渐渐苏醒，它从遥远的东方迂回起步，正向西方归来，正向马克思的祖国走来，犹如一柄闪闪发光的利剑，耀亮在群情激昂的革命欢呼中。

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血肉凡耳”自然无法听到马克思的亡灵的宣示。他们遗忘了黑格尔的频率，遗忘了黑格尔的频率，就收不到马克思的声波，马克思的声波颗粒撒播并跳跃在黑格尔主义的露台上，这声音是事件性的、偶发的，只有嗅到了黑格尔的气息，它才兴奋无奈地发声。一个声音出现于另一个声音的消失，马克思的声音始终在追逐黑格尔最后的绝响，它是对遽然消失的声音的断裂性补偿，或者是一种丰厚的哀悼，“隆起吧，世界：死者的贝壳游过来，钟声就会敲响”，可是，类似策兰式的遗憾也横亘在眼前：“树上的老木头和新木头，换了又换吊环”，^②资产阶级哲学悬吊在半空中，在它的面前，不可能隆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大陆：

自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整个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资产阶级哲学史著作由于社会历史情势所迫，已经抛弃了黑格尔哲学及辩证的方法。它回到一种使它完全不可能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样的现

① 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载汉娜·阿伦特（编）：《本雅明文选》，三联书店，2008 年，第 267 页。

② 保罗·策兰：《保罗·策兰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32 页。

象中发现任何“哲学的”内容的哲学研究方式和写作哲学史的方式中去了。^①

布朗肖曾说,哲学的提升只能与它的消失一起发生,至少只能在宣布其下葬开始时发生,这将“伴随着每一位思想家的日落,是一种奇妙的葬礼时刻,哲学精神将在一种提升中为此而欢呼,也就是说或进而说,哲学精神在此时常是喜悦的,它引导它的葬礼队伍缓慢前行,在这期间,它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期待着获得它的复兴”。^② 19世纪中叶以来,资产阶级哲学家不愿意缓慢行进在黑格尔的葬礼队伍中,他们也不屑于守护黑格尔的亡灵,他们根本遭遇不到那在死亡护灵中发生的哲学精神的奇妙提升。这是颓废的时间,是最坏的钟表携带的最坏的钟点,一座在半空中掘出的坟墓,里面有三副绳索,^③像秋末的枯藤,缠绕着纯粹观念的僵尸。“19世纪的哲学发展从外观上看好像是‘纯粹观念史的’过程,然而,在其本质内容上,这一过程只有同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历史的总发展相联系,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在如今这个发展阶段,资产阶级哲学史由于缺乏现实的考量而做的无前提的探究是不可能把握这种相互联系的”。^④

如今,哲学钟表的时针像是发了疯,它脱离了现实的历史的发条,在作快速的“纯学术”空转——所谓的思想淡出,乃是源于现实的缺席。哲学是“一种在它的自由里和在它的丰富内容里把握住了自己的现实性”的精神,^⑤现实是哲学的躯体,而当下哲学的现实却是哲学与自己的躯体的分离。哲学与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失落了,柯尔施的耳边响起黑格尔的钟声: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自己的时间(ihre Zeit in Gedankenerfaßt)”,这

① Karl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Karl Korsch Gesamtausgabe, Band 3, S. 309. Stichting beheer IISG Amsterdam, 1993.

② 布朗肖:《哲学的终结》,转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2页。

③ 这里指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所说的资产阶级哲学的三大局限性:纯哲学的局限性、地域的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④ Karl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Karl Korsch Gesamtausgabe, Band 3, S. 311. Stichting beheer IISG Amsterdam, 1993.

⑤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72页。

是 Zeit 一词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随黑格尔一道第一次出现,^①在此之前的一个段落,柯尔施提到“黑格尔时代”时用的是“Epoche”^②而不是 Zeit,在这个地方,把 Zeit 译为“时间”似乎更切合柯尔施的语境。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演进是在时间中产生的,而“哲学的历史是世界的历史的最内在的核心”,^③没有一种哲学能跳出它自己的时间: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黑格尔的悠远的钟声配得上波德莱尔的吟诵:“那声音洪亮的大钟真是幸运,虽已老迈,但依然敏捷健康,忠实地把它虔诚的呼声高扬,犹如营帐下守夜的老兵”。^④在《哲学史讲演录》的末尾,黑格尔——这位守夜的老兵——突然提到哈姆莱特父王的鬼魂:这鬼魂游荡在深夜,像在地下掘进穿行的“勇敢的老田鼠”,^⑤老田鼠不断地向前冲进,它“会打破那把它和它的太阳,它的概念分隔开的地壳,使得地球分裂。在这样的时代,它就会穿上七里靴快速前进,这时那旧躯壳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腐朽的建筑物,整个塌台,它将以新的青年的姿态出现”。^⑥新的青年的姿态前赴后继:哈姆莱特的姿态——黑格尔的姿态——马克思的姿态:在一系列连续的夜行的响动中,在一群鬼魂接着一群鬼魂的喧嚣声中,另一个后裔应该是柯尔施。

柯尔施穿上七里靴,进入了黑格尔的时间隧道,这隧道不在空阔的天国中,而是坚实的大地之下,在地壳内部。时间就是在漆黑隧道中飞逝的不可捉摸的黑色利箭。在《哲学科学全书纲要》中,黑格尔这样描绘黑色的时间之箭:它是被直观的单纯的变易,是作为一种全然走到己外的纯粹的己内存在,是生育一切而又毁灭自己产儿的克洛诺斯:时间这种存在,“当其存在时便不存在,当其不存在时便存在”。^⑦从这种本质上属于纯粹

① 这里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第七次使用 Zeit 一词。

② Karl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Karl Korsch Gesamtausgabe, Band 3, S. 306. Stichting beheer IISG Amsterdam, 1993.

③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74页。

④ 波德莱尔:《恶之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72页。

⑤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第一幕第五场末尾,哈姆莱特对他父王的鬼魂说,“说得好,老田鼠,能怎能在地下钻得那样快”?可参见《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302页。

⑥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73—374页。

⑦ 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4页。

否定力量的时间概念出发无法避免得出革命的结论,而这正是柯尔施想要的东西: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与作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德国观念论在观念史(即意识形态)上的联系与作为一个阶级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作为一个阶级运动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社会政治实践领域中的联系完全是同一的。在这个同一的历史过程中,自发的无产阶级运动是从第三等级的革命运动中发展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主义理论也自发地与资产阶级的观念论哲学相对立。所有这些过程,都交互地彼此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用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仅仅是现实的无产阶级运动出现的“另一方面”,正是这两个方面一起构成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具体总体。^①

这是从革命视角出发创制的简易而又难懂的哲学史。柯尔施仿佛独立于“总体性”的神坛上,身披黑格尔式的道袍,仰天长啸,仗剑祈雨。顷刻之间,风神、雷神、电神、雨神齐聚上空——风云际会,雷霆千钧挟闪电。那夹裹着资产阶级冰雹的滂沱大雨倾天如注:在激进的时间之雨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仿佛被遥远森林吹来的劲风所鼓动。正如自发的无产阶级运动是从第三等级的革命运动中发展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从黑格尔哲学中发展而来的。柯尔施绘制了一幅由“四大要素”——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构成的恢宏的历史长卷。

四

总体性观念闪耀着智慧的光环,并且担负着拯救哲学的重任,但是,

^① Karl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Karl Korsch Gesamtausgabe, Band 3, S. 316. Stichting beheer IISG Amsterdam, 1993.